

泱泱大中华五千年人文源远流长如诗如画 赫赫共和国六十载历程云蒸霞蔚如泣如歌

共和国之恋

——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华诞 □丘树宏



序诗 共和国之源

曾记得亿万年天地洪荒啊，曾记得亿万年混沌乾坤！共和国之源，是亿万年代传承的神话传说，是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古印证。

共和国之源，开始于荡涤宇宙开天辟地的盘古，开始于女娲的和土造人炼石补天；开始于燧人的钻木取火，开始于伏羲的八卦抚琴；开始于神农尝百草，开始于炎黄血脉繁衍；开始于尧帝舜帝圣贤恭谦让，开始于大禹治水疏江不入家门；开始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，开始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。

曾记得五千年决战神州啊，曾记得五千年华夏文明！共和国之源，是五千年朝代更替的终归一统，是五千年文明从多源走向多元。

共和国之源，来自精美雄浑的青铜器，来自意象丰盈的甲骨文；来自百家争鸣至圣先师孔子，来自四书五经四则运算《山海经》；来自诸侯争霸山河悉归大秦，来自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；来自广筑驰道条条道路通咸阳，来自秦砖汉瓦秦皇汉武筑长城；来自长江黄河来自金灿灿的黄土，来自商鞅蔡伦来自张骞张衡司马迁。

曾记得一千年俯瞰世界啊，曾记得一千年世界领先！共和国之源，是一千年合合分分的纵横捭阖，是一千年民族融通的盛世方圆。

共和国之源，是功利千秋京杭大运河，是西游天竺玄奘唐高僧；是创设进士兴科举，是贞观之治谋太平；是火药罗盘活字印刷，是僧一行实测子午线；是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，是李白杜甫苏轼白居易；是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，是郑成功率收复台湾。

曾记得一百年家仇国耻啊，曾记得一百年内忧外患！共和国之源，是一百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，是一百年国破山河封建半殖民。

共和国之源，经过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，走入了百年耻辱百年黑暗。一个个穷凶极恶的汪洋大盗，手捧着中国发明的指南针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做成洋枪大炮，野蛮地轰开了华夏的国门；一把把罪恶的鬼火，焚烧着美丽的圆明园，一支支罪恶的烟枪，毒害着中国人的灵魂，一款款耻辱的条约，切割着可爱的土地鲜活的生命啊，一次次耻辱的战役，盼望着那一天振兴中华重整河山！

第一章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

在那个阴暗腐朽的宫殿里，当夜郎自大的慈禧太后正在垂帘听政的黑暗王朝，有人抱着疲软的大辫子，打起了洋务运动的旗号；自以为挽国家社稷既倒，靠的就是懂得制造枪炮。一场惨烈的甲午战争，让这种自恋中自救的行动，开了一场大大的历史玩笑。

于是，又有人同样抱着那根长长的大辫子，伙同坐在垂帘前面的那个傀儡皇帝宝座，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。哗啦啦，呱呱坠地一百天，戍戍六君子的鲜血，汨汨地染红了改良者的襟袂。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破茧而出，

本版责编：王 山 穆佳杰

科学、民主的爱国主义启蒙思潮，开始在神州的大地开步起锚。维新，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，改良，反而是一把杀自己的刀；集中全国的力量实施革命，才是救国救民的妙方良药。伟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吹响了推翻帝制恢复中华的号角；中国同盟会的统一组织，开创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胜表。剪断了那根拖泥带水的辫子，也剪断了祸国殃民的脐带；放开了那那步履蹒跚的裹脚，也放开了闭关锁国的镣铐。袁世凯倒行逆施“九九”称帝，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；画地为牢，军阀割据，中国，又陷入了内战的煎熬；更有那对泱泱华夏垂涎三尺的倭寇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插下了一把把沾满鲜血的罪恶战刀！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，何时走出黑暗，何时阳光普照？

那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——1921年7月1日，浙江嘉兴南湖，突然卷起了看不见的巨浪狂飙！从此，中国共产党的旷世英名，就写进了中国深深的土地，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潮啊，一浪更比一浪高。

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，被反革命绑架进了监牢，却催生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催生了人民的军队威武彪彪。整编略，上井冈山，分田地，打土豪；来回过赤水，强渡大渡河，神出鬼没反围剿；小小遵义定乾坤，伟人当立明航标；皑皑大雪山，挡不住红军的盖世英豪；茫茫大草地，困不住红军的双双铁脚。会师吴起镇，会宁大会师，赫赫的工农红军啊，抗日的旗帜猎猎飘！

西安事变的大勇大智，卷起了合作抗战的滚滚波涛。八年的浴血奋斗，正面战场传来一个个胜利捷报；八年的浴血奋斗，敌后战场打得那日寇鬼哭狼嚎；八年的浴血奋斗，胜利的阳光终于普天下照耀！

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，皖南事变，埋下祸苗。当解放区的人民还在歌唱欢笑，国民党挑起的战火，又让美丽河山再一次熊熊燃烧。战略大转移，两年回延安，三大战役好像秋风扫落叶，百万雄师推翻了蒋家王朝。

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日子——公元1949年10月1日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，一个伟大的声音响彻九霄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东方破晓，东方破晓！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，终于结束了腐败的统治黑暗乱世，挣脱了殖民地罪恶的蹂躏和强暴。东方破晓，东方破晓！五十六个民族的英雄人民，从此高举起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大步迈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！

第二章 强国梦

经历了百年的战乱阴霾，共和国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明媚的亮丽天空；经历了百年的软弱屈辱，共和国让我们拥有了站立起来的无上光荣。然而，面对着满目疮痍一片狼藉，共和国的眼神啊，盛满了愤怒和悲痛；面对着民不聊生伤痕累累，共和国的心事啊，好像泰山一样沉重。

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来不及太多的思考，等不及太长的酝酿，共和国建设的步伐，是那样的情急如火，是那样的行程匆匆。心底里只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，尽快让新生的中国走向富强，尽快让翻身的人民告别贫穷。

官僚的投机压迫，资本的垄断消解，让脆弱的社会，一时间波诡云涌；土地的封建半封建，扼制了共和国的大同。应运而生国营经济，给新中国平添了无限动力，减缓了山雨欲来的震动；拥有了土地的人民，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，为共和国辛勤劳作耕种。

共和国巨大的步伐，随着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的制定，开始步步为营、成竹在胸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施，开始扬鞭策马、走向繁荣。淮河修好了，荆江修好了，海河修好了，千百年的水患，变成了为民造福的蛟龙；长长的康藏、青藏公路，让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，看到了真正的高原彩虹；一条条蜿蜒的铁路，一座座跨江的大桥，将强国富民的大路，一一贯通。

再也没有柳巷烟花，再也没有赌徒癫狂，再也不见噩噩噩梦；挡不住红军的百姓，夜不闭户，共济和衷；新中国的大地，风和日丽，暖意融融。世界纪录、世界冠军，挑战生命，征服珠峰，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开始出现中国人的阵容；发展体育，增强体质，全民健身，各显神通，社会主义的人民，个个精神抖擞目光炯炯。

东方大国的站起，引起了西方反动势力的惊恐；一重重的紧箍咒，一层层的包围圈，企图困缚刚刚苏醒的中国龙。一张白纸，可以画最美最美的画图；一双巨手，可以把大大的地球撬动。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短短的三年时间，中国的经济就达到了历史的高峰；“一化三改”，四个现代化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，向全世界敲响了独立自主的洪钟。

老大哥的突然变脸，邻邦的试探和挑衅，丝毫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气势恢弘；绿色的解放牌，结束了中国不懂造汽车的历史；远洋的万吨巨轮，开始在蔚蓝的大海舞起“东风”；人工合成的胰岛素，打开了生命奥秘的神秘之洞；高高的蘑菇云，开放在了神州美丽的苍穹；茫茫的大宇宙，响起了悠扬动听的《东方红》。

第三章 小球大外交

一次次的殖民侵略，一次次的签订条约，换来的总是赔钱割地，换来的总是丧权辱国，换来的总是华人如狗。漫长黑暗的100多年啊，中国的大好河山，总是给一个个强盗的铁蹄，肆意地蹂躏践踏。

被人敲崩了牙齿，只能和着鲜血肚里吞；被人插进了刀子，只能忍辱负重强低头；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啊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

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，哪能容得下暴徒桀纣；英勇正义的炎黄子孙，岂能拜奉残忍的倭寇！要独立，要主权，要进步，要奋斗，站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啊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，奋然站起，挺胸昂首。

保家卫国，抗美援朝，跨过鸭绿江的正义战争，打破了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的图谋；初生的新中国啊，从此气昂昂、雄赳赳。收租界，转资产，清航权，明税道，“国中之国”灰飞烟灭，“治外法权”一朝回收；初生的新中国啊，从此扬眉吐气精神抖擞。

赫尔辛基抛来的橄榄枝，带来了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亲切问候。33票对20票的表决，最后关头的诚心邀请，体现了新中国体育外交的成功苗头；五星红旗的第一次升起，仰泳项目的第一次参赛，体现了新中国体育外交的战略步骤。

著名的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，著名的“三个世界”理论，预示着新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成竹在胸，帷幄运筹。风云际会日内瓦，共和国正义的身影，在会场内外挥斥方遒；万隆的求同存异精神，结独立的亚非民族，体现了和平发展的同盟和朋友。一次次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，打开了一扇扇中国大外交的窗口。

1971年3月21日，日本名古屋，31届世乒赛，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，聚光到了那个小小的银球。四个冠军，四项桂冠，中国运动员的英姿，在这里龙争虎斗。有谁能够预料到啊，聪明而睿智的中国人，让那个小小的银球，变成了一个充满神力的魔球，上演了一场入神入化的“乒乓外交”，促成了两个大国重新肩并肩手拉手；小银球，大外交，一个小小的银球，轰然地推动了大大的地球。一个美妙的外交神话，就这样永留青史，功成名就。

1971年10月25日，美利坚共和国，纽约，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，凝视着那座高高的大楼。第26届联合国大会，马立克主席重重的一锤，敲打得宇宙震动，敲打得地球颤抖。就是这一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，庄严地融进了四大洋五大洲；共和国代表团长的仰天大笑，笑出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，笑出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！

第四章 国之殇

当夺取政权的枪声已经远去，当执政的重任落在两个肩膀，革命的角色就已经转化，建设的号角就已经吹响。我们的头脑曾经十分清醒，我们的心中曾经十分亮堂。共和国的队伍，曾经那样的肝胆相照同甘共苦；共和国的经济，曾经那样的一日千里业绩辉煌；

共和国的文化，曾经那样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。

然而，什么时候，我们的思想，却慢慢地改变了立场，共和国前行的脚步，慢慢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。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，压倒了国计和民生，代替了建设和食粮；男女老少，兄弟同志，变成了你争我斗的敌人，你我间对起了真刀真枪。6万多名右派的历史错案，把共和国的民主法治，抛进了阶级斗争的汪洋；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，“大跃进”的钢铁，把共和国炼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乌托邦；人民公社的大食堂，把共和国吃成了一个画饼充饥的空皮囊。

假大空的风气，老百姓的穷困，让共和国元帅饱含悲壮。洋洋洒洒的万言书，写出了满腔热血一片衷肠。一项“反党集团”的帽子，却将战功赫赫的老革命，打进了共和国自己的牢房。由此开始的三年困难，留下了多少噩梦多少创伤。年轻的共和国啊，在风雨萧疏中步履踉跄；灾难的老百姓啊，在饥寒交迫中苦渡凄惶。

影射“武训传”，编造“三家村”，把一部《海瑞罢官》，打成反党翻案的祸殃；好一个欲加之罪，无限的上纲上线，决开文艺界的堤口，搅起了阶级斗争的骇天大浪。全国第一张大字报，将整个的共和国，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荒。文攻加武卫，共和国的上空，一时间烟尘滚滚风云动荡。横冲直撞的“破四旧”，让共和国的空头政治，割断了人文历史的传承濒临沦丧；造反有理的“红卫兵”，让共和国的历史舞台，充斥着葬送民族未来的乱世魍魉。

可悲可叹的共和国主席，高高举起那庄严的国家宪法竭力抗争，又怎能斗得过天忠地忠人人忠的红海洋！当年的工运领袖、白区英雄，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，落得了隐姓埋名暴病抛尸的下场。共产党的总书记，那个著名的小个子，纵然能叱咤风云转战大别山，纵然能锦里藏针满肚子韬略，也只能壮年作伴黯然遣下乡。

想当年爬雪山过草地，想当年抗日寇求解放，老帅们拍案而起闹京西，老帅们愤怒大闹怀仁堂。枪林弹雨打不垮钢铁意志，出生入死磨不掉气宇轩昂。今天，正义抗争却被诬成逆流，忠心报国却被诬成了恶毒中伤。德高望重的共和国老帅啊，竟然斗不过小小的“四人帮”！换来的是打入冷宫身陷囹圄，英年早逝奇冤大难雨雪风霜。

共和国领袖钦定的接班人，在异域的温都尔汗坠机灭亡。熊熊的大火烧焦了弥天的罪恶，却没有烧掉阴谋家恶毒的手脚，没有烧掉共和国领袖荒诞的梦想。批林批孔批周公，反击右倾翻案风，一张张伸得长长的黑手，掐灭了刚刚出现的曙光。多少人为共和国的动乱黯然神伤，多少人为共和国的前途饱含悲壮。

啊，我们英勇无畏的张志新，像戈壁滩顽强的小草一样，虽然被罪恶割断了喉管，她美丽的心灵啊，却一直在为正义放声歌唱。看啊，1976年4月5日，一个青年向你走来了，一支支鲜花向你走来了，一杆杆旗帜向你走来了！他们嘹亮的歌声，砸碎了个人崇拜的神坛，带来了春天的雨露阳光；他们美丽的鲜血，唤醒了寒冷僵化的大地，浇灌了共和国冰冻的土壤；他们青春的生命啊，温暖了千万个受伤的心灵，抚慰了旷日持久的共和国之殇。

第五章 老三届，新三届

期待着十年寒窗一举成名，期待着金榜题名龙门鲤跃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啊，却一年又一年葬送了千万人魂牵梦萦的莘莘学业。1966、1967、1968，就这样历史性地成了空前绝后的“老三届”。

读书无用论，教育要革命，让共和国的所有学校陷入了斗批改的浩劫；砸烂旧学校，停课闹革命，让共和国的多少青年陷入了打砸抢的狂热。红卫兵，臭老九，共和国的大地，游荡着多少被扭曲的灵魂；破四旧，立四新，共和国的祭台，洒满了多少青少年的热血。

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，上山下乡的狂潮，让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，在畸形的就业中集体失业——面对着苍苍的广阔天地，多少人如饥似渴盼深造，多少人魂牵梦萦捧书卷。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。工农兵学员的变态制度，让辉煌的知识殿堂顷刻瓦解；白卷英雄的横行霸道，反潮流的政治闹剧，成了中华道德传统的可笑嘲讽。

十年，整整十年啊！当枫叶红了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告别漫长的黑夜；当严冬消逝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迎来了春的抚捷——我们将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有一个还心有余悸的教授，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大胆建议，出于对年轻人前途深深的关切；我们更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有一个73岁高龄的老人，敲定了恢复高考的伟大决策，出于对共和国前途的高度负责。我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一个“出口转内销”的消息，春雷般传遍城乡乡村大街小巷。

不同出身，自愿报名，婚否不限，缴费五角，统一考试，择优录取。人性和理性终于回归了社会，狂热和动乱终于与昨天告别。1977、1978、1979，新三届的身影，就这样一同走进知识的大原野；你18，我20，他30，新三届的学人，就这样准备为共和国重整格局。多少人一肩挑着家庭一肩挑着学业，多少人如饥似渴夜以继日披星戴月；共和国的大学城，一时多少英杰！

这是饱尝忧患的一代啊，曲折坎坷的磨难，让我们意志坚如铁；

(下转第8版)



丘树宏 笔名秋树红、香山一树、九连山人；1957年广东河源连平县出生。1981年毕业于广东惠州师专中文系，2001年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。曾做过农民、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、公社放映员、中学教师，曾任广东省连平县委办公室秘书、副主任，珠海平沙区副区长、市体改委主任、香洲区委书记、市委常委兼秘书长，中共中山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，现为中共中山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

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，北京邓小平思想研究会理事，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，广东省社科院顾问，多所大学兼职教授。1980年开始在省一级报刊发表作品，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隐河》《选择季节》《永恒的蔚蓝》《风吹过处》《以生命的名义》等5部，社科、经济、文化类著作《思维洼地——一个文人的心路历程》等6种。诗集《以生命的名义》，2003年由中国作协、中央电视台组织专题晚会并制作成VCD全国发行，又获得了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；组诗《珠海，珠海》获诗刊社2008年征文特别奖、获《芒种》2008年度诗人奖。代表作品有《以生命的名义》《30年：变革大交响》《珠海，珠海》等。